

第十六回 眼識英賢憐友念故交 心結絲夢借舊遭奸變

詞云：

嘆畫梁紫燕，為兒孫屢佔窩巢。每日裏打食數粒，只恨兒孫不飽。養得嘴上黃微退，兩翅纔長翎毛。不報父母養劬勞，竟自騰空飛了。飛到那綠陰深處，自稱散淡逍遙。一口檐前游戲，撞著了狠心的俊貓，雙爪搭住不相饒，連皮帶骨盡嚼了。這纔是，幸短前程短，心高命不高。勸君少打傷人劍，常磨克己刀，守分循天理，災禍自然消。

詩曰：

故舊聯姻樂正濃，忽遭奇禍各西東。

繡心萬結怨難訴，恨海忿山滿肚中。

話說翠環聽見陳公與夫人欲將小姐許配梅公子，她急忙跑至後樓，笑吟吟地報與杏元小姐知道：「恭喜小姐。」杏元道：「你這個丫頭，又來見鬼見神，恭喜什麼？」翠環道：「老爺與夫人談小姐婚姻，意欲許配梅公子。小婢聞此喜信，將來恭喜小姐。」杏元把臉一紅：「賤婢休得胡言！」口中雖是這樣罵，心內卻十分歡喜，想道：「我觀梅生非人下之輩，又見他題梅之詩，實有孝友氣概，與人不同。」

這裏不講小姐暗贊，單言翠環見小姐不睬她，只得回身下樓。腹內暗想道：「我不如到書房，送個喜信與梅公子知道。」

走到書房一張，不見春生，只見良玉一人痴呆呆地似想心事一般。她便輕輕走到書房，到他的後面，把手在他肩上一拍，道：「你想什麼呢？」梅公子倒嚇了一驚，回轉頭來，見是翠環，因說道：「你又來做什麼？」翠環道：「特來與你報個喜信的。」

梅公子站起身來，問道：「姐姐又有什麼喜信，報與小生？」翠環道：「也是你命中紅鸞星高照，老爺、夫人要将小姐與你結姻呢！只等你金榜題名，那時就成鸞鳳，豈不是天大的喜信麼？」

梅公子一聞此言，心中暗自喜歡。又見翠環走進前一步，是要動手動腳的意思，梅公子正色言道：「已承你的好意，小生領惠過了，姐姐請回後堂去罷！恐你家中公子出來，撞見你我二人在此說話，萬一告稟老爺與夫人跟前，豈不是連累小生無容身之地了！」翠環說道：「喜信報與你，你將什麼謝我？」梅公子道：「既承你的美意，待後慢慢謝你罷！」那翠環歡喜喜地說道：「下次若有一點半點言語，少不得一一報信與你。」

梅公子道：「姐姐，你從今以後，不可到書房來，恐外人看見不雅。」翠環啐了一聲，入內去了。梅公子聞言，好生歡喜。

不一時，春生出來，陪他吃了晚飯，二人又談了些詩文，夫人又著人造了一床錦繡的被褥與帳幔等件。春生又叫書童鋪設在自己的床對面鋪上，坐臥談心。他二人斯文相投，竟一刻不離，每日清晨往內面請安，便是攜手而行。陳公與夫人看見，更十分歡悅。有時在房中撞見小姐，兩下心照，俱不言起婚姻之事，還是兄妹相稱。

且言梅、陳二位公子，無事便在書房中談講詩書。陳公不時也出來講些文章、故事，有時與他二人談詩飲酒。一日，在後堂與夫人議論家務，忽見門上慌慌張張稟道：「外面府縣官員，俱在前廳，請老爺說話。」陳公道：「府縣到此，定有蹊蹺。」陳公只得走出廳來，各官俱一齊站起身來見禮。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府尊開言說道：「大人。」陳公道：「不敢。請問公祖與父母到舍，有何貴幹？」府尊道：「稟大人得知，今朝中有馬牌到來，說聖上有旨，正欽差是盧太師，副欽差是翰林院黨大人。盧太師曾吩咐馬牌，叫大人在平山堂接旨開讀。」

陳公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待老夫回後堂，換了冠帶，與公祖、父母同行接旨。」府尊道：「相爺吩咐說道，不必更換服色，就是便服接旨。」陳公笑道：「既是盧太師說過，治下就是便服了。」于是，吩咐打轎，同各官到平山堂接旨不提。

再言夫人與二位公子、小姐，摸不著頭腦，都耽著驚惶，隨即差家人打探消息。梅良玉望著夫人說道：「也不知為著何事，且等家人們回來，必知詳細。」且不言陳府中議論。再說陳公同著各官到平山堂，接旨的香案俱已擺設的整齊了，眾官俱在門外候著聖旨。不一時，只見無數的執事，護著二位欽差，到了山門首。陳公領著眾官，跪接聖旨。盧杞與黨進同下了轎，陳公等一齊隨了進來，到香案供奉聖旨。陳公山呼已畢，盧杞將旨打開宣讀：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朕聞上古帝皇治國，全賴文武足備，方能成一統華夷。今朕御極以來，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國，自然北漠、沙陀二國，士卒屢肆猖狂，擾害中原。前相國盧杞同兵部右侍郎袁輔臣曾出兵鎮守邊關，不料他國以火炮當先，將邊關攻破。又將袁輔臣守關眾將都拿往軍營，綁于刁杆之上，用亂箭射死，慘不可言。朕欲豚你往日退縮不領兵之罪，相國盧杞保奏，言爾有女，名曰杏元，今著黨進領旨，傳與爾知道，聯賜爾女昭君服色，玉琵琶一面，似昭君出塞。議再著地方官給庫銀兩千兩，買民女四十名，一同出關，與二國連和，兩國永息刀兵。旨到速速出關，即免卿一門之罪。欽哉謝恩。」

陳公聽盧杞讀畢，在香案前謝過聖旨，站起身來，心中大怒，只得走上前，與盧杞見禮，因問道：「滿朝文武，太師怎不保奏一、二去鎮守征伐，怎麼著下官的女孩兒去和番，豈不折了天朝的體統嗎？況我的女兒，乃蒲柳之姿，焉能退得胡虜番兵？」盧杞道：「也是老夫的好意。聖上要加罪于老先生，老夫與你保奏了，方免先生的罪名。況和番，前朝也是有的，何必認以為恥？聖命緊急，老夫要見一見令媛小姐，老夫就要回朝繳旨。」陳公又不敢逆旨，只得苦在心頭。復與黨公見禮，也沒心談講細語。

于是，請了聖旨，與盧杞一齊上轎。離了平山堂，一路同轉，進了城門。到了自己府門首。把盧杞等讓至大廳，又行過了禮料想盧杞不能讓他回後堂去的，因此，硬著心腸，吩咐家人到後堂叫養娘，扶著小姐出來，與盧杞爺看看。家人答應入內，與夫人說了備細。夫人纔曉得旨意，是要她的女兒，往邊關和番，腹內如亂箭穿心。又見要她的女兒出去見見盧杞，夫人大怒道：「要這老命做什麼，我出去與這個奸賊拚了命罷！」

小姐上前扯住了夫人，道：「母親不可造次。這個奸賊乃是奉旨意的，與他較量，豈不自取滅門之禍？不如待孩兒自己見那個奸賊，拚了孩兒一人之命，出關去尋一個自盡，以全爹爹一世名節，又保了一家性命。」夫人只得啼啼哭哭地隨在後面。梅璧、春生想不出什麼主意來，也只哭在一堆。于是，小姐止住了淚，來到大廳上面。

陳公見女孩兒出來，一陣心酸，二目中隱隱掉下淚來，因說道：「我兒過來，見盧太師與黨年伯。」

禮。盧賊看了杏元小姐，向陳公說道：「令媛小姐，真真生得天姿國色，先生巧言，還說沒纔沒貌。有四句鄙言，奉贈令媛小姐。詩曰：『閨中俠士女英豪，巧筆丹青難畫描。琵琶相伴陽關道，好似昭君出漢朝。』」杏元小姐問道：「老太師，邊關上有強兵猛將，尚且難勝胡虜。我一閨中柔弱女子，怎能退得胡虜？」盧杞道：「小姐出關，胡虜一見，即可退兵立見太平矣！」

小姐見盧杞說這等話來，含著怒容道：「老太師的鈞諭，卻也妥當，我陳杏元何惜一身？只是可惜聖上把那高官厚祿，與那些誤國的奸賊食了，又不能分君之憂患，立于朝廷之上，白披一張人皮。只是我陳杏元生不能食奸賊之肉，死後定為厲鬼攝奸賊之魂。」罵得盧杞白著眼，領受一會。陳公見小姐罵盧杞一頓，回說道：「我兒，你也見過了太師。那朝中的國政，卻也與你沒相干，回後堂去罷！」杏元小姐遵父命，只得忍氣而往後堂去了。

盧杞暗說道：「我眼睜睜的倒被這個小賤人罵了一場。」因見小姐回後堂去了，他也站起身來，望著陳公說道：「令媛是見過了。等候地方官買齊了民女，便一齊動身。」那時，陳公又假意留了一會，方纔先送過盧杞，又送府縣官員，留住黨公敘談不提。

再言盧杞回至公館，自有地方官應酬。且言陳公向黨公說道：「年兄，你我乃是同年好友，還有細事商議。」二人攜手步入內廳。陳公吩咐把二位公子請出來，家人答應入內，請了二位公子上廳，又與黨公見過禮，在下面坐了。陳公嘆了一口氣，望著黨公說道：「年兄，我輩讀書，原想榮耀宗祖，蔭子封妻，誰知如今反將自己的女兒害于奸賊之手。那奸賊當日在朝中，論著小弟領兵往邊關，與韃靼交鋒，梅年兄直諫一本，被皇上將他斬首，卻又行文捉拿他的家眷，他家弄得人亡家破，似一群失林的孤鳥。目下，袁兵部將身喪入沙場，盧賊又保奏我的女兒，往那寒苦沙漠之地去和北番。年兄你想，一個閨中柔弱之女，到那個去處，可能保得有命否？豈不是眼睜睜地送去尋死嗎？」黨公也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年兄，禍起自盧賊，也是令媛命中所招，天子的諭旨，如何違拗得麼？只好聽天由命罷了。」

梅璧與春生聽見黨公這一番話，心中正苦，二目中滔滔流下淚來。黨公見了，也覺傷心，指著良玉、春生二人，向陳公問道：「小弟只知年兄一位公子，因何卻有二位年侄？」陳公回道：「小弟只有一個小兒。」因指著梅璧道：「年兄不是外人，不妨實告罷！」不知陳公怎麼樣告訴黨公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